



七 坊 歌 剧

向 秀 丽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 集体创作 程云、莎莱等执笔
“向秀丽”创作组

向 秀 丽

(七 場 歌 劇)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

“向秀丽”创作组

集体创作 程云、莎莱等执笔

2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武汉

向 秀 丽

(七场歌剧)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向秀丽”创作组集体创作

程 云、莎莱等执笔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3 \frac{1}{4}$ 印张 · 66,000字

1959年11月第 1 版

1959年11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统一书号: 10106·369

定 价: (7) 0.24 元

內 容 提 要

向秀丽是广州何济公制藥厂的一位青年女工，共产党员。1958年12月13日，車間的一瓶強力无水酒精因容器破裂大量酒精被煤爐蒸发的热气燃燒起来，附近堆放着遇火就要爆炸的金属鈉。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向秀丽为了顧全工厂和工厂附近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舍身救火，因而身受重伤。虽經党和人民多方挽救，終因伤势过重而光荣牺牲了。本書是以新歌剧形式，描写她在劳动人民中間及在党的撫育下如何成长，歌頌她舍己为公的高貴品質。

为便于演唱，附有选曲十四首。

人物：

向秀丽——制藥厂女工。

韓秀玲——制藥厂女工。

阿 华——制藥厂女工。

陈 梅——制藥厂女工。

向 母——秀丽的母亲。

阿 清——秀丽的弟弟。

向 婆——秀丽的婆母。

崔俊錫——秀丽的丈夫。

刘振华——制藥厂党支部書記。

唐大兴——工人。

王經理——三反前，某制藥厂違法資本家。

陈医生——广州市立第一医院女医生。

楊書記——广州市立第一医院党委書記。

小 梅——广州市立第一医院护士。

群众若干人。

序 幕

两面鮮紅的党旗，烘托着毛主席的巨象（白色全身石

膏塑象，或巨幅全身油画象），金字横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横貫在党旗上方，巨象立在三級半圓形台阶上。

合唱声中幕开——

刘振华——何济公制藥厂的党支部書記（四十多岁）及阿华、韓秀玲、陈梅（女工）以及其他支部委員、党员及群众若干人正在为向秀丽举行入党仪式。向秀丽剛剛宣誓完毕。众人向她祝賀：（合唱）

祝賀你，祝賀你，
亲爱的同志向秀丽。

祝賀你，祝賀你，
亲爱的姊妹向秀丽。

从今天起，
你站在偉大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从今天起，
你站在工人階級先鋒队的行列里。

看，脚下是辽阔美丽的祖国大地，
看，前面是光輝灿烂的共产主义。
周圍有勤劳勇敢的六亿人民，
天空里飄揚着战无不胜的紅旗。

努力吧，向秀丽，
前进吧，向秀丽，
为祖国立功勞，
为人民謀福利。
努力啊，前进，
前进啊，努力，

向秀丽。

向秀丽：（庄严地唱）

亲爱的同志們，
亲爱的刘書記，
党的教导，
同志們的鼓励，
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記。

* * *

想从前，我是一棵黃連树的种子——苦根上
生，苦枝上长，又被北风吹落在苦海里。
是党伸出了手。

（众合唱：是党伸出了手。）

是党指引了路。

（众合唱：是党指引了路。）

讓我懂得生存的权利，斗争的意义。

（众合唱：生存的权利，斗争的意义。）

讓我懂得祖国的需要，
人民的利益。

（众合唱：祖国的需要，人民的利益。）

入党后我更要严格地要求自己。

（众合唱：祝賀你，向秀丽，努力吧，向秀丽。）

刘振华：（音乐伴奏，直至暗轉）秀丽同志，同志們，我們是平凡的人，是普通的劳动者。但是我們共产党員所从事的事业，却是偉大、光荣而艰巨的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是要在平地上建立起共产主义天堂的事业。所以共产党員

們要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能把個人的利益，乃至個人的生命服從並獻給這一壯麗事業的需要。

向秀麗：劉書記，我能夠，請相信我。我不會辜負黨的期望。

劉振華：黨相信你，秀麗同志，因為你的苦難的經歷和成長的過程，是黨所十分了解的……

〔暗轉第一場。〕

第 一 場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的時候。

這是廣州市某貧民區。一間低矮的，用破木板、破鐵皮拼湊成的“房屋”——向秀麗的家。

背景是黝黑而高大的樓房。破屋外邊屹立着一株好看的金鳳樹，和秀麗一樣，在苦難的生活中，樂觀地向上掙扎着。

黃昏。向母在屋外洗衣裳。黃昏的殘陽映射在她疲勞過度的臉上。

向 母：（吃力地洗着衣裳唱）

日落黃昏燈暗淡，
勞苦的日月難熬煎，
嘆一口氣來流一行淚，
淚珠兒滾滾我洗衣衫。
洗不淨的骯髒受不完的气，
叫人越想越心酸！
數着米粒下鍋煮，

搬着指头算油盐，
从早一直忙到晚，
苦撑苦熬又一天。

阿 清：（背着一个擦皮鞋的小箱子跑上）姐姐，姐姐……。

向 母：你姐姐还没有回来呢，喊个什么？

阿 清：（把箱子向地下一丢）媽，（扑向母亲怀里）我不上街去擦皮鞋了……（哭）我不去了……

向 母：怎么啦，孩子？

阿 清：媽，你看！（卷起褲脚来，現出青紫的一块踢伤）

向 母：一块青伤，这是怎么啦？

阿 清：（唱）放下小木箱，

坐在馬路旁，

喊声擦皮鞋，

来了位官长，

戴副黑眼鏡，

穿身美国装，

腰系武装带，

斜挎小手枪，

一双黑皮鞋，

我擦得明又亮，

他說我弄脏了他的褲腿；

我的媽媽呀——

不給一文錢，

还把我踢伤……

向 母：（撫摩着孩子的伤处，心疼而憤怒地唱）

他們是兩條腿的虎，
他們是披着人皮的狼，
他們不是娘生父母養，
他們根本沒長肝和腸。

阿 清：（委曲地）媽，我不去了。（跛着站了起來）

向 母：好，今天不去了，明天再去。（心痛地）媽給你找個棍子拄着。不去咱們可怎麼吃飯呢？（給他一根小木棍）

阿 清：（丟開棍子）明天我也不去了，不吃飯我也不去了，餓死算了！（打開箱子，丟掉刷子，鞋油）不吃這口飯了，不吃這口受氣飯了！

向 母：你給我撿起來！（生氣了）

阿 清：不撿！（又踢了箱子一脚）

向 母：好，你這個小畜生，你不知道過窮日子的艱難，你敢摔打吃飯的家什？

阿 清：我就摔。（又丟掉一個盒子）

向 母：好，阿清，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衣服我也不洗了，讓你阿麗姐姐也別上工去了，咱們都不干了。（說着把未洗的衣服收了起來）都瞪着眼挨餓吧，象去年一樣的，再把你姐姐餓病了你就安心了……

阿 清：（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媽媽，不，不，不能餓着媽媽和姐姐，我……我干……。

向 母：“干”，撿起來……你摔這些個東西，這是誰給你買的？

阿 清：姐姐買的。

向 母：小箱子是誰給你釘的？

阿清：是崔俊錫哥哥給我釘的。

向母：孩子，你摔打這些東西，可出不了挨打的那口氣，你這是摔打你姐姐，摔打你崔大哥，摔打咱們的飯碗。你這個不成材的東西，有本領等長大了去跟那些地主、財東、狗官算賬去。（摟過阿清來，勸說地）如今咱們不是活在別人的腳底下嗎？胳膊擰不過大腿，眼下還得熬着，忍着……，你想想你姐姐是個什麼樣的好孩子吧。（唱）

你姐姐九歲那一年，

咱家無米斷了炊煙，

送她到地主家去當使女，

她終朝每日挨皮鞭。

兩年之後可憐她骨瘦如柴，

在一個風雨的夜晚，偷跑回家啊，

她遍體傷痕帶血斑，

腳上傷口水泡爛，

痛得她緊緊地咬牙關，

不叫苦，不流淚，

還幫我打柴把水担。

她知道窮人的日子苦，

她知道家里生活難。

得忍耐處且忍耐，

孩子啊……

咱总有翻身的那一天，

咱总有翻身的那一天。

阿清，給你吃些稀飯，好好在家歇一回。（入內室）

阿 清：（低着头，慢慢地去收拾起那些擦鞋用的家什来，唱）

姐姐她还没下工，

我不該又惹媽媽把气生。（背起小箱子）

心里酸，腿上痛，

两眼发花肚子空。

滿街人，滿城灯，

背起箱子街上行。

〔阿清欲下，重又放下小箱子，打开它，从中找出个紙包，
打开紙包，拿出一条劣質的新毛巾。向母端稀飯上。〕

阿 清：媽，这是我給你买的一条擦汗的毛巾，給。

向 母：买这个干什么？

阿 清：我看到媽媽給人家洗衣服每天出那么多汗，这是人家大拍卖的时候，我看着便宜买了来給媽擦汗的，拿着吧，媽媽。可別罵我……

向 母：（感动地）孩子，今天不上街去了，在家养养伤，定定神吧，給，喝下去吧。

阿 清：晚上街上人多，我能多擦几双，多掙一点錢，讓媽少洗几件衣裳。我不吃，要等姐姐回来一块儿吃。

向 母：你該餓了吧？吃点再去吧。

阿 清：（咽咽唾沫）……我不餓，回家跟姐姐一块儿吃。（一拐一拐地下場）

〔向母拿起孩子买的新毛巾，热泪滴在上面。〕

〔崔俊錫上，他是向秀丽的爱人，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

子。

崔俊錫：伯母，阿丽下工沒有？

向 母：沒有呢。俊錫，你等她一下吧，她就會回來的。

崔俊錫：伯母，我聽說他們工廠又……

向 母：什麼？

崔俊錫：沒有什麼……伯母，我聽說解放軍馬上就要進北平了，解放軍一定會南下的。那些當官的、有錢的，都紛紛打算着跑香港、逃澳門、奔海外呢。伯母，他們天天都在搶購物資，聽說明天米價又要猛漲了。阿麗要是領下了工錢，你讓她到米店去找我，我想法求求掌櫃的早些給買成米存下來，那怕是十斤八斤也好。

向 母：好孩子，多謝你關照了——你剛才說她們工廠又……又怎麼啦？

崔俊錫：（仍然把話岔了開去）伯母，沒什麼，聽說他們工廠活路忙，你……伯母，剛才又傷心啦？

向 母：孩子，日子難過啊！

崔俊錫：伯母，快熬到頭了！（唱）

象漫漫黑夜盼天亮，
廣州百姓都盼望着共產黨，
成套的鑼鼓櫃子里鎖，
成挂的鞭炮箱子里藏，
只等大軍一進城，
就鑼鼓喧天慶解放。

向 母：（唱）人人都說解放了好，
誰知道解放了又是什麼樣？
眼下的日子可怎麼過？
一天倒比一年長，

黃連水里煮苦瓜，

吃的是苦果，喝的是苦湯。

〔向秀丽、韓秀玲、阿華三人同上，喪氣地，誰也不說一句話，以沉重的步子，踱上場來。〕

崔俊錫：秀丽！怎麼啦？

〔向秀丽不語。〕

韓秀玲：唉，（坐到樹下邊）明兒個還是去撿煤渣去吧。

阿 華：哼！書念不成，連童工也當不成了。

崔俊錫：什麼？你們藥廠真把你們都辭退了？

向 母：辭退了？！真的嗎，秀丽？

向秀丽、韓秀玲、阿華：（合唱）

我們廠長怕解放，
打算停辦制藥廠，
說是無錢發工資，
其實是打算奔香港。
關閉了車間三四個，
解雇了工人一大幫。

崔俊錫：跟他說理啊！

向秀丽：（唱）工人對廠長，

哪有理好講？

把你推出門，

你無處去告狀。

向秀丽、韓秀玲、阿華：（合唱）

也只好，各奔前程另作主張。

向 母：孩子，發一點解雇費沒有？

向秀丽：(苦笑)看，不值錢的金元券，怕連十斤米也買不到。

向 母：(接過錢來，失望地)唉，這是什麼世道啊！(把錢交給俊錫)俊錫，麻煩你了，多少給買些米回來吧。

崔俊錫：好吧，不管怎麼樣，也得過下去。(欲下)

陈 梅：(慌慌忙忙地抱着孩子上場、唱)

向秀丽，向秀丽，
好妹妹請你救救急。
我的孩子得了病，
無錢去求醫。
小臉兒燒得紅通通，
閉着眼睛直喘氣。
打算送到醫院里，
醫藥費我出不起。

[秀丽等圍上去看孩子。]

向 母：啊，燒得怕人！

秀丽等：(合唱)

這真是富貴人家福无边，
這真是貧苦人家禍不斷。

向秀丽：俊錫哥，錢呢？

崔俊錫：在這兒。(給向秀丽)

向秀丽：(把錢取過給陈梅)給，快送醫院去，救孩子要緊。

陈 梅：謝謝你啦，我有了工作，掙了錢，馬上就還你。

向秀丽：還不還再說吧。孩子好了，多喊我一声阿姨就行了。

可是，這錢還不夠呢？

阿 华：(把自己的錢也給了陈梅)陈梅，我的你也拿去，這

是我們的解雇費。

韓秀玲：還有我的……

陳梅：什麼，解雇費？！你們也被解雇了？我說什麼也不能要這個錢。（坐在樹下）你們得拿這個錢養家活口，不能因為救了我的小的，便餓壞了你們老的。

向秀麗：陳大姐，別說傻話了，反正我們有手，餓不死的，沒有工做，我們就洗衣服、撿垃圾、裝洋火、縫麻袋、糊紙盒。快，俊錫哥，請你替她抱著送一送。

崔俊錫：（接過孩子）去吧，陳大姐。

陳梅：（拉着向等）姊妹們，咱們都成了失業的工人了。（向向母）嬌嬌，我忘不了你們的恩情的。

向母：快去吧，孩子，救人要緊。

崔俊錫：秀麗，明天我來看你。（與陳梅下）

向母、秀麗、阿華、秀玲：（重唱）

屋漏偏逢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阿華、秀玲：（合唱）

秀麗姐真是一個好心人，

困難中，舍己為別人。

向秀麗：（唱）一根燈草兩頭點，

工人姊妹是心連心。

一棵大樹兩股杈，

工人姊妹是一條根。

向秀麗、阿華、韓秀玲、向母：（合唱）

過海是一條船，

吃水是一口井。

都在风浪里等靠岸，

都在黑夜里盼天明，盼天明。

〔刘振华（某制药厂的工人，四十岁左右）背了一袋子米上。

刘振华：秀丽，哦，你们都在这里呢，伯母你好。

向秀丽：刘师傅，你这是？

刘振华：你们工厂里把你们都辞退了，咱们“广州市制药业工人互济会”知道了之后，派我来慰问你们来了。给，秀丽，这是二十斤米，先精打细算地吃些日子。

向秀丽：这怎么能行？我又不是互济会的人？

刘振华：可你是工人。

向秀丽：我失业了，还是工人？

刘振华：是失业工人，我们更得管。

向秀丽：那她们谁管呢？

刘振华：谁？

向秀丽：秀玲、阿华，还有陈梅、区华、梁明……

刘振华：都有人管，你们三个人刚才不是管了陈梅了吗？

阿华：你怎么知道？

刘振华：路上遇到了，陈梅告诉我的。你们办的对，你们已经作了互济会的工作了，我负责介绍你们为互济会员。来，屋里谈谈。

〔众同进屋里去。

向秀丽：刘师傅，你们制药厂没解雇工人吗？

刘振华：这两天还没有，——我们正派代表跟你们厂长谈判